

歷史學家

7A 何家榮

「穆沙！穆沙！……」老人家忽然變得目光如炬，枯瘦的手臂忽然充滿了勁，豎起的四根手指做了個特別的手勢。縱橫交錯的深刻皺紋，轉眼間已變成了幫助他表達興奮心情的化妝。「當時人人都是這麼樣，雖然看不見前面的道路，但卻一個跟一個的，在人流中跟着別人的背脊走。」

「那時可真是不得了呢！成千上萬的，不知有多少人了，露台上、街上都是人，可是沒有一人超越前方的群眾，至少我看到的是這樣。人人都安分守己的踏着別人的背影前進。我那時雖然年紀小，但卻感受到那莊嚴的氣氛，既然大人也不說話，做小孩的還有什麼好說。於是也跟着大人們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」

老人頓了頓，右手的氣力似乎已經耗盡，生機一下子暗淡下來，取而代之的是撐着老人薄薄皺皮的筋腱。他的右手斷線風箏般從高處落下，輕飄飄的落在茶杯的把手上。他的胳膊略略一沉，手臂皮膚似乎掩蓋不住血管內血液流動的動態，顯示出力氣運行的軌跡。茶杯送到老者的唇上，他輕緩地淺嚐了一口。

「那時當然不止我一個小孩子走在人群中，我身旁的一個女孩子拖着母親，也做着同樣的手勢。我似乎見過她的，於是便傻呼呼的問：『我們見過面嗎？』她見我發問，嘴唇輕輕地跳了一下，一個『不』字似乎由她的雙唇中跳出來。我雙耳還沒有聽到她的聲音，她便已將目光投向了媽媽。她媽媽望望我，皺了一下眉，好像在說：『不要惹我們！』然後對女孩搖了搖頭，左手拉着女孩往身上靠了一靠。女孩子的目光遂又再扣在前面那人的背影上。」

「我又問她：『你是最近才搬來對面街嗎？噢，我指的是第一街。』她依舊高傲的看着前方那人的背影，再也沒有理睬我了。當我張開了口，想再問她的時候，後面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回過頭來，見到的都是奇怪而堅定的眼神。有人似乎見着了仇人，眼睛在噴火；有人的目光很快便收回了，但鼻子卻一直高擡着；也有不少人在搖頭。」

「看到後面人群的表情，不知哪來的感應，身子也顫了一下。我立即回過頭，目光又重新回到前面那人的背脊上。心驚肉跳的震撼使我跟着前人的步伐，做着同樣的手勢，喊着同樣的口號外，其他的連想也不敢想了。」

「『萬歲！萬歲！……』不知是誰帶頭喊起，在人流中的群眾一下子便轉了口號。至今我仍然分不清那是自然的反應還是反射動作；也記不起是比別人早還是遲了，我抬起了頭，向着遠處的一個高台望去。」

老者抬起了頭，熱騰騰的水氣從茶杯中冒起，瀰漫在老人家的面前。老人出神的望着在空氣中跳躍翻騰的水氣，彷彿又回到了七十年前的人流中。

「高台上到底站了甚麼人，我相信在人流中的人是沒有辦法看得清楚的。」

至少我連他們是坐是站也看不清。見到的也只是幾個小點。不過大家都相信穆沙是在台上的。」

「假如時光可以倒流，讓你回到那時，你會否仍然跟隨人群，支持他呢？」丘爾終於忍不住口，提出了今天的第一個問題。

老人深長地嘆了口氣，又喝了一口茶，拉緊了的眼神和緩下來，賁張的肢體變成了寒冬中的枯枝。「那時誰又會猜想得到他會失敗的呢？別說我們那時沒選擇了，即使有，我相信人們仍然是會這樣的……；至少在那洪流之下，我們得到了剎那的光輝。不少人隨着那形勢，達成了夢想，即使夢想只是短暫的，而且必須要用痛苦去交換。」

丘爾沉默了許久，然後合上他的筆記簿，徐徐地站了起來，說：「茶涼了，我去給你換過杯新的吧。」

教師回饋：諷刺煽動個人崇拜的遊行集會的盲目和反智，令人想起廿世紀極權政體和鐵幕國家的群眾運動，誠屬發人深省的政治寓言。善用第一人稱的手法捕捉小孩子的視野和觸覺，使人物和場景刻劃細緻生動寫實自然；描寫老者的亢奮神情與油盡燈枯之態，尤其驚心動魄活靈活現。句式稍為歐化與冗長，虛字特多，恍似往日《讀者文摘》那些略覺累贅笨拙的翻譯，使小說增添幾分遙遠陌生的歐陸情調，竟有語言與主題緊密配合的效果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政治運動的枷鎖使人不由自主，在那個不講思想自由的國度，人性又有什麼高貴的地方？